

中国年度最佳文学作品精选

官道

中篇小说

中国年度最佳作品精选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

官 道

石钟山

官 道

石钟山*

王副厅长晚六点准时走出了办公室。今天机关没有什么应酬，也没有什么要紧的事，他正点下班。在六点差五分的时候，他呼了自己的司机小衣，告诉小衣自己今天将准时下班。王副厅长走出机关办公楼时，他的那辆黑色奥迪还没有来，他习惯地看了一眼腕上的表，这时他发现已经是六点五分了。他习惯地向停车场方向望了一眼，看见一辆奥迪正缓缓驶来，到了近前，他才看清不是自己的车，是张厅长的车。张厅长的司机小梁摇下车窗冲王副厅长点了点头，这时，张厅长出现在王副厅长身旁，张厅长就说，怎么，老王你的车还没有来？

王副厅长忙说：不着急，我再等一等。

张厅长这时已走到车旁，司机小梁早已下车为张厅长打

* 石钟山 男，1964年出生。现在北京电视台工作。1983年起发表小说，其作品多次在各类文学期刊获奖。

开了车门，等张厅长坐进去后，用力适度地把车门关上了。

张厅长的车不急不慢地从王副厅长眼前驶了出去。

王副厅长又看了一眼腕上的表，时间又过去了五分钟。他有些焦灼，在台阶上走了几步，向停车场方向望了望，那里只剩下一辆车了，王副厅长知道，那辆车就是他的。可那辆车千呼万唤，却不见小衣把车开过来。王副厅长当副厅长已三年有余了。司机小衣自然也就是他的专车司机了。以前，不管什么时候，只要他走出来，小衣总是及时地把那辆奥迪开到他的

面前，然后走下车，拉开车门，直到他舒服地坐好，小衣才把车门关上。小衣今天迟到了，这还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。王副厅长有些不适应，站在机关门口的台阶上，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。他又看了一次表，这时距他离开办公室已经二十分钟了。王副厅长有些不耐烦了，他最后朝停车场方向看了一眼，然后气势汹汹地走出机关，走过一条马路，挥手拦了一辆的士，他上车时用了很大的劲把车门关上。出租车司机很不满地看了他一眼。他说出了家的位置，便一言不发了，他把头靠在座椅上，闭上了眼睛。

昨天，机关组织处就把他的退休申请报到了省委组织部。虽然他距退休还有几个月时间，但机关的工作程序一直是走在了时间的前面。尤其是干部工作，历来都是如此，不论是晋升还是退休，机关的处以上干部，总要经组织部门这么提前地走上一遍，谁都知道，不管走不走一遍，该升就升，该退就退，但机关就这个程序。

以前王副厅长对这一程序早就司空见惯了，觉得没有什

么，一切都很正常，当轮到他自己时，他却觉得心里很不舒服，有一丝失落，又有一点别扭，总之心里有些堵得慌。那份感觉有点像人活着就知道迟早有一天会面对死亡一样，当死亡离自己还远时，并不觉得有什么，不管怎么活，总是有滋有味的；当死亡真正走近时，人才感受到了那份恐惧。

当王副厅长坐进出租车里，而不是自己那辆熟悉的奥迪时，他才真正地意识到自己真的要退休了。也是在这时，他对司机小衣第一次有了一种厌恶感。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。小衣给自己开了将近四年的车，对他的习性了如指掌。只要他一坐上车，小衣总是及时地放起音乐，小衣知道他喜欢什么样的歌曲，每次有业余活动时，在有卡拉OK的场合里，王副厅长总要唱几首自己喜欢的歌，小衣总是不失时机地更换录音带。当然，都是王副厅长最爱听的。有时，王副厅长在车里会接到电话，有时也打出电话，小衣总是能很好地掌握背景音乐的声音，不太吵，也不会冷清，总能恰到好处，当然也不排除私人性比较强的一些电话，小衣这时似乎就没了耳朵，只剩下一张表情专注的脸，十二分专注地开车。王副厅长有什么事似乎也不回避小衣，他习惯在车里给柳琴打一个电话，白天在办公室忙一天了，晚上在回家的途中和柳琴讲上几句温存的话，似乎已经成了他的习惯。有时就在电话里约好了两人的见面时间和地点。

柳琴是文化厅下属一家影院的经理，她和王副厅长的关系，机关里大部分人都知道。原来柳琴在机关时，两人的关系就有些说不清楚，后来，柳琴到了一家影院当上了副经理，后来又当上了经理，两人似乎就不太避讳什么了。成了公开

的秘密。

今天，王副厅长坐在出租车里，无论如何已没有了和柳琴通话的情绪了。出租车离他住的楼还有一段距离时，他便让出租车停下了。他还不适应让人们看到他坐出租车下班的那种眼神。

当王副厅长下了出租车之后，王副厅长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他看了一眼显示的电话号码，知道是司机小衣打来的。他不知道小衣今天是什么原因没准时送他下班，不管怎么样，他的情绪坏到了极点，他不理睬小衣的电话，任凭小衣的电话不屈不挠地响下去，最后他索性把电话关机了。

司机小衣今天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。下午的时候，车队司机好几个人都没有出车，聚在一起没什么事可干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最后张厅长的司机小梁就说：“咱搓几圈麻将吧。”一经小梁提出，便得到了大家积极的响应。机关上班时间不允许打麻将的。司机们自己有一间办公室，除厅领导有专职司机外，其他司机都是临时性任务，有时一天也在办公室坐不了几分钟，有时闲着一天也没什么事。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就经常关起门来打几圈麻将。司机玩麻将时，大都有厅长副厅长的司机参加，这时他们玩得才放心，就是被办公室的领导撞见，一般也不会挨太严厉的批评，顶多说上一句：下不为例。然后就嘻嘻哈哈地散场了。在车队司机的地位中，厅长司机小梁的地位最高，然后依次是刘副厅长的司机小诸，王副厅长的司机小衣……他们约定俗成地把小梁叫一把手，小诸是二把手，小衣是三把手……一把手小梁提出搓几圈麻将，小衣就问：带不带彩？小梁说：当然带彩，不

带彩还玩什么劲儿？几圈下来，小衣手气不好，一局也没开和，白白地拿出去几十元。眼见着就到了下班时间，小梁就说：还玩么？小梁今天手气好，这时他的兜里已有了些进项，小衣这时有些输红了眼，刚抓完一把牌，觉得这回开的面很大，他要打一个翻身仗，便要继续玩下去。小梁这时退了出去，拉过一个看热闹的司机顶了自己的缺，他准时把车停在了办公楼前。王副厅长呼小衣时，小衣正在关键时刻，有人就说，三把手都呼你了，你还不走？

小衣紧张得呼吸都深一口重一口的了，眼看着自己就开和了，说什么这时也不能走。可一直等了半天，自己要碰的那张五条一直没出现，眼睁睁见下家和了。大家就说：算了算了，明天再说吧。输红了眼的小衣就说：再来一把。有人就说：你不怕王副厅长找你麻烦？小衣这时热血撞头，没深没浅地说：找啥麻烦，他再过几个月就退了，我还怕他？众司机们就笑笑，认为小衣说得在理儿，便继续玩下去。直到小衣和了一把，他才慌慌地推了眼前的牌，打了王副厅长的手机，他想找个理由解释一下，见王副厅长关了手机，他才知道，王副厅长是真的生气了。他也摔了电话，心想你不高兴，我还不高兴呢，白白输了几十元钱。然后气冲冲地出门，开着车回家了。

二

第二天上班在电梯里，老干部处的处长李玉田见到了王副厅长。他一如既往地很热情地和王副厅长打了招呼，王副

厅长却没有什麼明显的反应，只是很难看地动了动自己的嘴角，算是打过招呼了。王副厅长的气仍没消，今天早晨，司机小衣按时地把车开到了他家楼下，他一言不发地坐在车上，任凭小衣怎么解释昨天的事情，他一句话也没说。最后小衣不再说什么了。王副厅长就望着小衣的后脑勺想：真是狗眼看人低呀！

老干部处处长李玉田走进办公室时，心情说不上好，也谈不上坏，但是却有些乱。他一时对自己的心情竟理不出个头绪。王副厅长就要退休了，这他早知道，他们下面的处长，对别的不敏感，对几个副厅长的年龄却了如指掌，哪位副厅长何年何月何日生，比记自己家人的生日都清楚。退下一个副厅长，对这些处长来说就是个机会。他们都期待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。

王副厅长要退了，按说对李玉田来说是个好事。老干部处就归王副厅长直接管理，况且，几年前的王副厅长就是老干部处处长，老干部处有着培养人才的光荣传统。还有一点那就是，李玉田这个处长是王副厅长一手栽培起来的。换句话说就是，李玉田是王副厅长的人。在这之前，王副厅长曾对李玉田说过：我退了，你是接我位置的第一人选。李玉田就满脸笑容地说：谢谢王厅长的栽培。私下里，他从来不称王为副厅长，而称厅长。

李玉田也知道自己是王副厅长的人，也知道王副厅长会为让他接班而想一些办法。这么多年了，这一点他心里有数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对自己究竟能不能接上王副厅长的班而感到心里越来越没有底了。不是王副厅长帮不帮忙的事，而

是王副厅长此时此地，他说话的分量究竟还有多重。这一点不能不让李玉田感到怀疑和担心。

在机关这么多年了，李玉田对这些很熟悉，也很有体会。在这之前，李玉田曾是老厅长的司机。在机关流行一句俗话：领导的司机半个儿。可以想象，司机和领导的关系非同一般。老厅长在当副厅长时，李玉田就是司机。这么多年了，鞍前马后的，没有功劳，也有苦劳，没有苦劳还有亲情。就在老厅长如日中天时，李玉田被保送到省委党校初级班去学习了一年，结业以后，李玉田便顺理成章地成了老干部处的一名干部。这在早些年前，这种转干方式很普遍，也很通俗。那时，王副厅长是老干部处的副处长，后来又是处长。王副厅长自然也是老厅长的人。那时王副厅长过年过节的总往老厅长家跑，当时作为司机的李玉田大部分时间也是常在老厅长家里，随时领受任务。王副厅长自然明白李玉田在老厅长家里的地位，因此他和李玉田两人关系很随便也很亲密。有时王副厅长在老厅长家呆晚了，李玉田就用厅长的车送王副厅长。一来二去的两人关系就非同一般。后来老厅长又把李玉田安排在王副厅长手下，两人都明白这一切意味着什么。

王副厅长当上处长时，李玉田就当上了副处长，那时的老厅长还没退，后来王副厅长就当上了副厅长，很自然地，李玉田就当上了处长。不久，老厅长就退了，从那以后，李玉田一心一意地傍起了王副厅长这棵大树。身为司机出身的李玉田深深地体会到跟对人的重要性。他一路这么跟了过来，从一个司机成长为处级干部，他的身上洒满了多少恩泽的阳光啊。

李玉田知道，再有几个月王副厅长就要退了。在竞争王副厅长位置的处长当中，李玉田清楚自己并没有多少优势。这时候，谁能帮忙很是关键。李玉田还知道，现在的王副厅长不比老厅长当年。老厅长在文化厅干了一辈子，从科员一路干到厅长的位置上，机关所有的副厅长和处长，差不多都是他一手栽培起来的。就是在老厅长退休前一天，他仍可以做到说一不二。可王副厅长却没有这样的魄力。李玉田还不知道司机小衣昨天晚上那出戏，要是知道了，他会更加为王副厅长感到悲哀。也就是说，王副厅长现在自身都难保了，还能保他李玉田么？

现在说话算数的只有张厅长，别说物色一位副厅长的候选人，就是提拔一个副处长，张厅长要是不点头，也不会算数。李玉田知道张厅长的重要性，这么多年了，他一直在想办法把自己和张厅长的关系搞得亲近一些，可不知为什么，张厅长对自己总是不冷不热的。此时的业务处室都归副厅长们管，因此，李玉田没有更多的机会和张厅长打交道。那时，王副厅长离退休还有一段时日，李玉田也没有太过多地想些别的，只一心一意地听王副厅长的话。

直到这时，李玉田才真正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。他知道，要想接王副厅长的班，没有张厅长的帮忙，那他只是白日做梦。他知道，机关有几个处长都和张厅长关系比较铁，比如办公室的马主任，计财处的徐处长等等。当初王副厅长允诺让自己接他的班，现在看起来只能算是一个顺水人情。

其实李玉田早就有了这方面的想法，只不过还没感到那么紧迫。今天一上班，他在电梯里碰上了王副厅长，他脑子

里便打了个闪。于是他的心情便又急又乱起来。在这种情急之中，他又想到了老厅长，也只有老厅长在这最后时刻还能帮他一回。想到这儿，他的眼前又现出一缕光明。张厅长可以说也是老厅长一手栽培起来的，张厅长对老厅长仍很尊重，年呀节呀的，不论张厅长有多么忙，总会抽时间到老厅长家里坐一坐，看一看。当然，张厅长也到其他老干部家看一看，但那只是顺便，他去老厅长家才是真心实意的。也许在这时老厅长说句话会改变他眼前的处境。想到这儿，李玉田感到浑身上下有些热了。他盼着早点下班，有了这些想法，他的心思就飞了。他手头的一份文件，他一连看了几遍也没明白那上面到底写了些什么。处里的关灵嗲声嗲气地进进出出他的办公室好几次，他也没有留意。他只恍惚地看到关灵那两片紧绷绷的屁股在自己的眼前晃来晃去。此时，他一点那样的心情也没有。

终于挨到了下班时间，吃过晚饭，他便直奔老厅长家而去，老厅长的家对李玉田来说可谓熟门熟路了。当他按响老厅长家门铃时，莫名地，他觉得自己又回到了数年前给老厅长当司机时的那份感觉。

新闻联播已过，老厅长正在客厅里练习书法。对李玉田突然的造访，老厅长感到有些意外也有些惊讶。

李玉田是老干部处的处长，平时就和他们这些老干部打交道，他们见面的次数并不少。不论是机关组织的一些老干部活动，还是年呀节呀的到老干部家拜访，可那种见面，和此时的见面有着许多的不同。自从老厅长退休，李玉田一直在有意回避着老厅长。他在老厅长面前，总有一种没穿衣服

的感觉，有种说不清的滋味。老厅长不呼他的名字，更不叫他的职务，而是一直沿袭着他当司机时的称谓——小李子。老厅长在职时，这么称呼他，他感到亲切，在别人面前他能觉察到其他人对他的羡慕和妒忌。因此，那时老厅长称他为小李子，是他的一种资本、荣誉。可自从老厅长退休后，老厅长再这么叫他时，他却觉得很不舒服，甚至让他反感。因此，他尽量少和老厅长接触。机关给老干部搞的一些福利，李玉田总会照顾一下老厅长，比如说发点大米、水果什么的，李玉田总要特别关照一下老厅长，多给一些。送这些东西时，都不是他一个人，有时他和关灵去，把东西放下，不说什么，老厅长也心照不宣，也不说什么。等晚上时，他会给老厅长挂一个电话，问上一句：老厅长，大米还行吧？老厅长在电话那端就说：谢谢你呀，小李子。这份感觉，让他能在老厅长面前有种优越感。他更愿意用这种方式和老厅长打交道。

今天晚上两人这种见面方式还很少见，老厅长自然把笔墨推到了一旁，拉出一副要深谈的架势。李玉田不想转弯抹角，有戏没戏他只想有一句痛快话。他就先说了王副厅长快退休的事，又说了机关几个处长都在竞争副厅长的事，再说到自己和张厅长目前的关系。老厅长便什么都明白了，老厅长没有说话，而是把双手交叉在自己的腹前，头靠在沙发上，他在闭目想着什么。李玉田就那么满怀期待地望着老厅长。半晌，又是半晌，老厅长睁开眼睛感叹一声：现在的人啊！

老厅长似乎并没有把话说破，慢慢站起来，背着双手在李玉田面前踱了几趟，然后才说：我对小张也算有恩之人，要是没有我当年向省委有关领导力荐，小张也不会当厅长，那

时想争这个厅长位置的人不下十几个。

老厅长说到这儿瞅着李玉田说：小张现在还能听我的话吗？

李玉田望着老厅长那张布满老人斑的脸，一时不知如何回答。

老厅长就笑一笑，又说：你觉得我说话还能管用，我就试一试。停了停又温和地说：小李子，谢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照顾。

李玉田从老厅长家走出来，被冷风一吹，他的心也凉了半截。其实他早就应该明白这次来老厅长家的结果，但他还是想把路走到底，否则他会更感到不安。此时，他更像一个溺水者，见到一片草叶也要抓上一把。

三

文化厅的老干部处与其他处室比起来，并不怎么重要，老干部处自然是和那些老干部们打交道。这些人大都是在机关里工作大半辈子了，有的没担任过职务，在退休前也大都弄个正处级调研员或副处待遇什么的，最差的也搞一个正科待遇。以前老干部处并没有多少事情可做，因为那时文化厅还很清贫，单位一清贫，自然也就很冷清。除了每月给老干部们发一发退休金外，要么就是年、节的发点有限的副食品。还有一些老干部们的生老病死，这都有较为详尽的规定，也费不了老干部处多大事。那时的老干部处显得无所事事。现在的情况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，这些年文化厅下属一些文化单

位，纷纷下海，原来的影院改成了多功能娱乐场所，什么歌厅、茶室呀，很火爆。水涨船高，机关的福利也一年比一年多了起来。机关生活富裕了，领导们就想起了那些退休的干部们，因为自己迟早也是要退休的，今天退休的老干部们的待遇好了，明天自己退休时条件也不会差。因此，不管机关在老干部身上投入多少，一般人也不会有什么意见。于是，这几年老干部处的工作就显得很忙碌，先是在机关的大楼里建起了老干部活动站，什么桥牌室、阅览室、健身房都相应建了起来。更重要的是，机关三天两头发一些吃的用的，自然也少不了老干部那一份，除了这些，隔些日子老干部处会组织老干部们开展一些活动，例如，登山，郊游，偶尔也去外地的名胜游一番。有了这些，老干部们就感到很幸福，在老干部们的眼里，老干部处是很重要的。

老干部处比较经常的活动是组织召开追悼大会，说不定什么时候，老干部处就会在一楼的电梯口张贴出白纸黑字的讣告。

过世的老同志，有熟悉的人，便相互议论一番，有人说：×××这人不错。另一个人就说：就是，可惜了。不咸不淡地说着，电梯就来了，上了电梯后，便忘了刚才的话茬，该干啥就干啥了。机关里的一些青年人，压根儿就不认识这些老同志，这件事在他们的心里水波不兴。

追悼大会自然没人主动要去，老干部处就觉得很对不住死者的家属、亲人。在文化厅干了一辈子了，临去了，也没有人送一送，因此，家属就比较有意见。李玉田把这种意见对王副厅长汇报过，王副厅长觉得也是个事，后来他就让李

玉田起草了个文件，以局里的名义下发给机关的各处室，文件中要求，每个处室都要派代表去参加。这样一来，情况就有了很大的改观，老干部处在死者家属面前就觉得很有面子。

现在该说一说老干部处了。老干部处共有四人，两男两女。除处长李玉田外，还有原副处长苏群。苏群几年前就是副处长了，后来身体就有了毛病，在医院里三查两查就查出了肝癌晚期，按医生的诊断，他最多只能活一年，可一年过去了，他仍顽强地活着。他被查出肝癌后，自己主动提出不当这个副处长了，他三天两头要去医院看病，没多少心思顾及工作上的事。领导们很是体谅苏群的难处，就免了他副处长的职务，改为副处级调研员。苏群辞了副处长以后，老干部处副处长的位置一直空着。于是就有很多人惦记着这个位置。

离这个位置最近的人应该算关灵这个女人了。她不仅是老干部处的人，而且在正科的位置上已干满了三年了。她觉得只要时机成熟，副处长的位子肯定是她的。于是，她就全心全意地为这一目标努力着。到现在她仍没能得到那个位置，她认为主要是处长李玉田没有真心实意地向领导举荐她。她知道，李玉田和王副厅长是一条线上的人，只要李玉田说一句话，认为她可以胜任副处长的的工作，王副厅长就一定會在厅党组会上讨论。任命一个副处级干部本身就不是什么大事，只要有一个厅级干部保举，别人就不会说啥。况且，她方方面面的条件都具备了，只要有领导认真地提出她的问题。那就啥都没啥了。

关灵现在还吃不透李玉田心里到底是咋想的，只要她自

己在工作中能努力做到的，她都努力着去做了。

关灵从一参加工作便来到了文化厅机关，机关里的一些事，说不上悟透了，但也悟透了七八分。柳琴原来就是老干部处的一般科员，只因后来和现在的王副厅长好上了，先是当上了副处长，后来又去了一家影院当上了经理。现在影院改造后，经营得很火爆，歌厅、桑拿什么的应有尽有。关灵知道，要是没有王副厅长，就不会有今天的柳琴。关灵因此得出个结论，在机关要是没有个靠山，想进步是很不容易的。她苦恼自己没有哪位领导当她的靠山，她长得不漂亮，这一点她有自知之明，但也说不上丑。三十多岁的女人了，她也知道自己的优点是什么，她的胸和臀部都很丰满，这是在一次活动中，一个男人约她跳舞时告诉她的。那个男人的原话是：你的三围很够劲，很性感。从那以后，不管什么季节，她都爱穿比较紧身的衣服和裤子。机关的人们经常可以看到曲线毕露的关灵在挺胸收腹地走路，走在楼道里，仿佛是走在时装表演的T字台上。关灵那份感觉是空前绝后的。不知为什么，她这么煞费苦心地经营自己，至今仍没找到靠山，这使她困惑和痛苦。

直到处里又分来一个大学毕业生小魏，关灵似乎才有所醒悟。

新来的大学生小魏是学舞蹈的，毕业以后在群众艺术馆当了几年辅导老师，后来就调到了机关。小魏的确很漂亮，长腿、长臂，站有站相，坐有坐相。小魏不仅有这些优点，而且还很年轻，今年才二十二岁。

小魏刚来机关那阵子，老干部处确实热闹了一阵子。机

关不少男人，不论岁数大小都爱到老干部处坐一坐，他们说着天高云淡的话，眼睛却不时地去瞥小魏。小魏对这一切，似乎早已司空见惯，她从不正眼瞧这些人，该干什么还干什么。时间长了，这些男人也觉得没趣，便很少再来了。

自从小魏来到老干部处之后，李玉田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多了起来，经常对小魏嘘寒问暖的。处里有一些大事小情也愿意和小魏切磋，有许多事，李玉田自己不拿主张，而是微笑着从自己的里间办公室走出来，踱到小魏面前，笑眯眯地问：小魏你看这么办好不好？小魏似乎很不领情地说：你是处长，你说咋办就咋办吧。

李玉田不知没趣，他仍那么笑着，下次他仍这样征求小魏的意见。时间一长，关灵就看出了这种苗头，她为自己的努力没有收到成效而悲哀了一阵子。从那以后，她和小魏的关系就微妙起来，老干部处也微妙起来。

四

关灵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。

她没有文凭，在这点上，她处处显得比别人矮了半头。高中毕业没能考上大学，她便来到机关办公室当上了打字员。那时电脑还不普及，打字室只有两台“四通”打印机。关灵来机关那一年刚满二十岁，人虽说不漂亮，但二十岁的年龄的确很年轻。那时，厅里的一些重要文件都得到打字室里来打，因此，办公室老主任对打字室就很重视。这些重要文件包括厅长们出席上级会议的讲话，也有文化厅要报告给省委的材

料。这些东西都马虎不得。办公室老主任吃机关这碗饭差不多大半辈子了，他知道这些文件的重要性。

打字经常加班，主任以示重视，他也陪着加班。有时经常加班到过了吃晚饭时间，主任感到过意不去，便买一些快餐什么的送给加班的关灵，当然也少不了自己的一份。那时社会上刚刚流行跳舞，大小舞厅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大街小巷里涌现出来。年过半百的办公室主任也迷上了跳舞，在家里或办公室里经常搂一把椅子练习快三或慢四。主任陪关灵加班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让她当自己的舞伴，那时大小歌厅差不多都要自己带舞伴。主任的想法很快得到了关灵的热烈响应。一是关灵刚走向社会，对新生事物充满了梦幻般的好奇；还有就是，办公室主任是自己的顶头上司，以后能否进步，领导对自己好坏是关键。两人可以说是一拍即合，从那以后，一老一少经常出入大大小小的舞厅。随着这一老一少的舞步越来越纯熟，领导和下级的关系也就越来越亲密了。机关里的一些大事小情，主任在跳舞时似不经意间说给关灵听，关灵就从主任嘴里知道谁要当处长了，谁要退休了，谁要转干了。这一切和关灵并没有什么关系，但关灵对这一切仍然感兴趣，这说明主任已经把自己当成“自己人”了。一旦领导把下级当成自己人，也就是说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就有了希望。

那一阵子，关灵自己也迷上了跳舞。有几天不跳舞，她竟感到空空落落，仿佛失去了什么。直到下一次，她和办公室主任双双走进舞厅，她的心里才踏实下来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以前比较明亮的舞厅的灯光，现在比较昏暗了。以前的

劲舞或比较正规的舞曲换成了如诉如泣分不清节奏的背景音乐了。舞者们自然也是双双对对地拉近了距离，样子就显得磨磨叽叽。

关灵和主任不知不觉间也入乡随俗起来，在两人半拥半抱间，有一天，主任在关灵的耳边说：咱们机关要送两个人去党校学习。关灵抬起头，忽闪着并不怎么明亮的眼睛望了主任一眼，主任又说：学习回来，就有转干的希望。关灵在机关当打字员，她只是职工待遇，她做梦都希望有朝一日转干。这时她把自己的身体更彻底地偎向主任并不宽大的胸怀说：我想去。主任就说：我会帮忙的。两人的距离就更近了。

不久，关灵果然去了党校初级班学习了一年，毕业后她很顺利地转干了。这期间，老主任已经退休了，转干后的关灵便来到了老干部处。又是个不久，关灵恋爱了，男方是人事厅的一个科员。再一个不久，两人就结婚了。一切都很通俗，不需多述。

关灵的爱人姓黄，人们都称他小黄。小黄也是个积极要求进步的青年，从副科干到正科，下一步也该向副处进军了。人事厅也经常搞一些业余活动，例如唱个歌、跳个舞什么的。当然这都是领导很愿意参加的活动。每次搞活动，除动员机关女性参加外，还号召机关人员动员自己的亲朋好友来参加。关灵在小黄的鼓舞下，没少参加这样的活动。当然，关灵只陪小黄的领导跳舞，领导们就很高兴，领导一高兴就说：小黄不错。关灵就笑着说：还是领导教育的好。领导就笑一笑。一来二去的，小黄的领导们便都认识了关灵，都知道关灵是小黄的爱人，舞跳得不错，也会说话。又是个不久，小黄终

于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副处长。

后来，社会上就不再怎么流行跳舞了，而是又流行起了卡拉OK、桑拿什么的。关灵也一年大似一年，后来又生了孩子。这样的场合她不适合去了。

关灵很迷恋学习，她知道自己没有文凭的短处。不管社会办什么班，只要有学习的机会，就有关灵的身影在学习班里出现。这在关灵的办公桌上就能体现出来，这个月她的办公桌上摆满了关于经济学方面的书，下个月又换成了文学名著，再过一阵又换成了各式各样的英语自学丛书……关灵的办公桌上摆放的书五花八门。李玉田有一次皱着眉头冲关灵说：你都快成了一个“大百科全书”了。从此，关灵就有了一个外号，就叫“大百科”。当然，人们是背后这么叫，她本人并不知道。

关灵和领导讲话时，样子是很妩媚的，站成个T字步，腰与臀也不时地扭摆着。声音也是极温柔的，双眼里尽力含着些许的水分，她明白自己的优势是女人。她要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到极致，以引起男性领导对自己的注意，最后达到关爱。她尝过这样的甜头，如果当年她不是个女孩，老主任就不会和她跳舞，不跳舞，她就可能失去到党校学习的机会，自然也就不会有今天的干部身份。

苏群从副处长的位置退下后，她觉得自己离那个位置只有半步之遥了。只要再努力一下就成功了。在这种心态的影响下，她差不多已把自己当成副处长看待了，不论大会小会，还是在平时，她随身总会带一个记事本，不时地记上两笔，记的是些什么，只有她自己清楚。王副厅长有时到老干部处转一

转，其实也没什么事，就是转一转，然后随便地问一些工作上的事情。王副厅长很随便，关灵却很郑重，她一边娇滴滴地和王副厅长说话，一边在小本子上记着什么。王副厅长就说：我随便来看一看，聊一聊，没什么的。关灵就一脸严肃地说：领导的每句话对我们来说都是指示，现在李处长不在，他回来后我会向他汇报的。

王副厅长就很索然了，若苏群在办公室，便和苏群聊聊苏群的病，要么和小魏说说舞蹈什么的，然后就走了。

关灵每天都要推开李玉田办公室的门真真假假地汇报上几次。她每次进去，李玉田都显得很不耐烦。关灵觉察不到这些，她拿着记事本说：处长，东区几户老干部家房子漏水，我已通知房管科了，让他们抽空去看看。

李玉田没精打采地答：唔，行啊。

她又说：今天王副厅长来了，说今年元旦最好给老干部每人多发一百元过节费。

李玉田又答：唔。

……

李玉田真没心思听关灵嗲声嗲气地在面前絮叨，这些事他都知道了，有些事下边的人完全可以自主，房子漏雨派人修就是了，和他汇报不汇报有什么用？反正，这一切他都习惯了，若在平时，他这耳进，那耳出，就让她说了。这几天，他的心情很不好，心情不好完全是因为他还没有找到取得张厅长信任的好办法。他知道，机关好几个处室的处长，都在为竞争王副厅长的位置而到处活动，他表面平静，心里却很急。前几日，他去了老厅长家，他才明白老厅长这条路走不

通了，他急于找一条能走通的路。他越想心里越没底，心情自然不会好。关灵这个女人又不识时务，在自己面前絮叨个没完没了。他终于忍不住说：好了，好了。这些我都知道了，你忙你的去吧。

关灵在李玉田面前讨了个没趣，她红着脸从李玉田办公室里走出来，她看见小魏正在打电话，不知和什么人聊天。从小魏来后，电话就忙了起来，经常有人打电话找小魏，小魏也经常把电话打出去，每次打电话小魏都是一副很开心的样子。这一点让关灵嫉妒得要死要活，自己从没有这么多电话。想一想自己都三十五六岁了，这个年龄的女人还有什么资本呢？关灵真的为自己悲哀了。

五

苏群是老干部处乃至整个机关最轻松自由的人。人们都知道他已是肝癌晚期了，谁还能和肝癌晚期的人较真呢？苏群仍然每天来上班，只不过他比别人来得晚一些，也比别人走得早一些。

厅领导和李玉田都曾劝过苏群，让他在家休息。苏群很苍白地冲领导们笑笑道：“我还行。”苏群自从发现癌到现在已经五六年的时间了，医生当时确诊最多只能活一年，可现在过了五六年，他仍然能上班，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。人们感到惊讶的同时，也怀着深深的疑惑。只有苏群自己明白直到现在为什么还好好地活着。

苏群大学毕业便来到了厅机关。他家在农村，在这座城

市里他无依无靠，刚来到机关时他一无所有。机关住房很紧张，别说他刚分来的大学毕业生，就是工作了几年甚至十年八年的一般干部也分不上房子。机关里有规定，只有副处以上的干部才有分房的权利。

他来到机关后，为了少花一些钱，他在郊区租了一间农民房。每天上班路上都要花费一个多小时的时间，每天一大早他就出发，下班之后，差不多天都黑了，他才能赶回去。那时他的最大愿望是当上副处长，只有这样他才能拥有自己的房子。

那时王副厅长还是老干部处长，李玉田是副处长。为了取得两位领导的信任和喜欢，每天总是他第一个来到办公室，先为两位处长打扫房间，倒掉烟灰缸，沏上茶，地扫了，桌上擦了。当他抹着头上的细汗时，处里的人才陆续走进办公室。刚开始，处里的人从上到下都感到过意不去，时间长了便习惯了。在人们印象中，苏群这小伙子不错，真的很不错。

科里的工作，苏群更是积极主动，每次给老干部发东西，重活差不多都让苏群一个人包下了。车停在楼下，他楼上楼下要往返好几趟把这些东西运到老干部家中，每趟下来，他的汗水都湿透了衣服。因此，深得老干部们的喜欢，老干部一到机关就冲领导表扬苏群，说这小伙子不错。

不管老干部还是机关上下对苏群印象都不错，只要有人求苏群办点什么事，苏群总是有求必应。苏群知道自己一没靠山，二没资历，只能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在机关站稳脚跟。

几年以后，王处长当上了副厅长，李玉田当上了处长。机关其他几个处室也作了一次人事变动。也就在这时，人事厅

下发了一份文件，其中有一条是，为了使中层干部年轻化，要求处级干部平均年龄不得超过四十五岁。在这之前，机关准备提拔另外一个人到老干部处当副处长，可年龄偏大了，怎么计算处级干部的年龄都超过了四十五岁。后来人们就想到了苏群，小伙子不仅年轻，工作卖力，人缘也不错，在民意测验时，苏群顺利地通过了。于是苏群成了文化厅机关最年轻的副处长。第二年，他终于如愿以偿地分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。

苏群在上大学时就恋爱了，只因以前没房子才没谈婚论嫁。苏群自己做梦也没想到这么快就当上了副处长，这么快就有了自己的房子。接下来一切便都顺理成章了，没多久就结了婚。苏群的爱人叫李奕，在一所中学里当老师。于是，小两口过上了美满幸福的生活。

苏群在幸福的日子里，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憧憬。现在他是整个厅机关最年轻的副处长，以后他还会是处长，这么一路走下去，说不定还能当上厅长。越这么想，他越觉得日子有了奔头。机关里的人，谁不希望自己混个一官半职的呢？领导一天也是八个小时上班，不是领导也要坐满八个小时，可领导和群众就有了天壤之别。不说别的，待遇就不一样，处长可以住三室一厅的房子，厅长是四室一厅的房子，厅长还有专车。为了这份待遇，还有身上许许多多看不见摸不着的光环，多少人都在前仆后继地努力着。当上了领导就会办许多群众无法办到的事，在一些下属单位安排个子女、亲属简直是家常便饭。苏群一直忘不了在乡下吃苦受累的父亲、哥姐弟妹们。如果自己有一天真的能当上厅长的话，他就有能

力把他们从农村接出来，让他们也过上城里人的日子。正当苏群对未来的憧憬如诗如画的时候，他的身体出现了莫名其妙的变化。先是感到浑身无力，接着就是隐隐的腹疼。刚开始，他并没把这一切当回事，只认为是自己工作太累，直到有一次，他晕倒在办公室里，被同事们七手八脚地送到了医院。

一个星期以后，医院把电话直接打给了苏群的爱人李奕，让她去医院取检查结果。就是那一次，医院已确诊苏群得了肝癌，而且是中晚期，生命已没有多少时间了。现代医学手段，没法不让人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。

李奕是个善良多情的女人，在如此的打击面前，她不知道怎样面对现实。那天她很晚才回来，她走到自家楼下时，抬头看见了自家窗口的灯光，泪水便不可遏止地流了下来。她知道，苏群一定是做好了饭菜，坐在灯下一边看电视一边在等她，这是一幅极通俗的生活场景。但此时，她却觉得这样的日子属于自己也不会太多了。她没有勇气上楼，更没有勇气面对丈夫把这实情告诉他。那天晚上，她在楼下徘徊了许久，后来她下定了一个决心，那就是，她要和他有个孩子。爱着的人去了，爱人的生命仍在延续，这对她也会是个安慰。决心下定后，她不再悲伤了，她鼓足勇气回到了自己的家。

那天她自然没有提去医院的事，而是温柔地对苏群说：我想要个孩子。以前两个人都说过要孩子的问题，两人意见一致，认为现在还年轻，过几年再说。今天妻子突然提出来，还是让苏群感到吃惊。不过他也想开了，反正孩子迟早都得要，像妻子说的早要比迟要更好带。

不久，李奕真的怀孕了。在这期间，李奕隔一段时间就会陪苏群去医院接受这样或那样的治疗。治了一阵子，病情并没有明显的好转，苏群就有些怀疑，问医生自己的病情，医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：就是一般的肝病。问妻子，妻子也这么说。直到有一次，半夜里，苏群的肝区剧痛，实在忍不住，妻子陪他去了医院。打过针两人回到家中，妻子见实在瞒不住了，才将实情相告；苏群就木雕泥塑地坐在床上，呆呆地望着妻子。后来他把目光就停在妻子日渐隆起的小腹上，妻子一直在默默地流泪，苏群便什么都明白了。他一把抱过妻子，轻轻把耳朵贴在妻子的小腹上，他似乎听到了胎心的搏跳声。这时，他早已泪流满面了。他喃喃地说：这是咱们的孩子。妻子把手指插在他的头发里一次次爱抚着，终于，他平静下来，凝视着妻子，一字一顿地说：我一定要等孩子生下来。妻子听了他的话再也忍不住了，一把抱住他，放声大哭起来。

不久，机关里所有的人也都知道苏群得癌症的事。没几日，苏群和厅领导谈了一次，他要辞去副处长的职务，让他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妻子，走完生命最后一刻。厅领导满怀同情、满怀善意地答应了苏群的请求。苏群虽不是副处长了，但苏群的副处待遇仍不变。

就在苏群知道自己病情那一天，他觉得日子和以前不一样了，以前他把大部分心思都用在了为自己的目标早日实现而努力奋斗上。当他辞了副处长职务之后，他便一身轻松了。名利离自己远去了，生活便回到了最真实的状态。

他每天很早就回到了家里，早早做好了饭菜，等妻子下

班回来。晚饭后，两人散步来到公园，月光下的公园到处都是花红柳绿，一对一对恋人在暗影里喁喁私语。他牵着妻子的手，慢慢走着。苏群似乎觉得自己又回到恋爱的季节，他的心情出奇地平静，眼前的一草一木是那么可爱，让他心动，令他留恋。

他耳语地冲妻子说：咱们的孩子出生后，一定让他好好地活着。

妻子点着头。

他又说：活着多好哇，有家庭，有爱自己的人。

妻子的眼泪噙在眼角。

他还说：一定要让咱们的孩子健康长寿。

妻子的泪水终于忍不住了，她无力地把头靠在他的肩上，他用力地揽住了妻子的身体。两人怀着凄然悲壮的心情，走在夜晚暧昧又充满亲情的公园里。

苏群深情地望着自己的妻子，望着身边的一切，他以前从没有感受到这一切是这么的可爱。他有些恨自己醒悟得太迟了。

孩子终于出生了。当他听到孩子第一声啼哭时，他激动得泪水夺眶而出。他们生了个男孩，他为儿子取名叫盼生。

他看到盼生第一眼时，他的心里充满了说不清的柔情，他终于等来了儿子的降生，以后这个生命还要一点点长大，他不能没有父亲。那时苏群就想：自己还要活下去，要亲眼看着盼生一天天长大。

六

王副厅长最近一段时间很少走出自己的办公室，楼道里或电梯里人们依然可以经常看到他的身影，他却换了一个人似的，两眼空洞地望着某一处。人们就很少听到王副厅长以前洪亮而又幽默的话语了。

机关里开会时，王副厅长总是走在那几位厅长的后面，然后找一个不起眼的位子坐下来，眼睛不望别处，而是盯着眼前的什么东西，似乎在想些什么，又似乎什么也没想。那样子就像久病初愈，没精打采的。这样的会议历来都是张厅长主持，张厅长在全厅干部大会上，总有许多话要说，声音从麦克风里传出来，底气十足。张厅长讲累了，也是他收场的时候，然后总结地说：今天我就讲这么多。说完侧过头征求般地望着几位副厅长说：你们再补充补充吧。几位副厅长这时也要无论如何说上几句，他们的话和张厅长比起来，并没有什么新意，只是张厅长的话的又一种重复。但仍然要讲，这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。最后就轮到王副厅长了，王副厅长似乎在沉思什么，没有讲的意思，张厅长就说：老王也讲几句吧。这时，王副厅长才醒悟过来，慌慌地望一眼大家道：我就不说了吧，几位领导讲得都很全面。张厅长本意也就是让一让，其实讲与不讲只是面子上的事。然后就宣布散会。另外几位厅长走在前面，王副厅长随在最后，在大家面前鱼贯而过。人们都知道，王副厅长再过两个月就该退休了，这种表现很正常，大家早就见惯不惊了。前几任领导要退休前，也

都是现在王副厅长的模样，只不过是又一轮的重复而已。

李玉田做了一个秋季老干部郊游的计划，这几年机关的福利好了，每年春天和秋天都要组织老干部郊游一次。要搞活动就需要机关派车，还需要一些经费什么的，因此，这样的报告就需要厅领导签字。王副厅长分管老干部处，以往李玉田会毫不犹豫地去找王副厅长汇报大事小情。但现在情况有了变化，王副厅长再有两个月就该退休了，王副厅长分管的保卫处、办公室等部门，他们明里暗里有事都去找张厅长了。谁都知道，今天王副厅长签的字，说不定两个月后就不作数了。这时候还有谁愿意去找王副厅长请示什么工作呢？但李玉田不一样，他不想让别人说出自己什么不是来，他和其他几个处室的领导不一样，他是经王副厅长一手提拔起来的，越是这时候他越怕别人说他仁不义。其实他何尝不想去请示张厅长呢，那样的话，他就找到了和张厅长接触的理由，他一直苦于无法接近张厅长。无法接近领导，就是自己有天大的本事也无法让领导发现。不发现你的优点怎么能让领导重用呢？这些日子，他一直想找个机会和张厅长接触一下，上次他去老厅长家，老厅长答应替他说一说，也不知老厅长说了没有。他明知老厅长说不会起多大作用，但说总比不说好，起码老厅长不会讲他的坏话，肯定会说他的一些好处，就算是群众对他工作的评价吧，对他来说也是有益处的。

一份无足轻重的报告让李玉田感到左右为难。这时候撇开王副厅长去找张厅长，王副厅长会怎么看他？张厅长又会怎么看他？人都是有头脑的，今天你可以抛弃这个过时的上司，明天你也会抛弃另外一个上司。在这点上，不能让别人

小瞧了自己，其他部门领导，那是他们自己的事。想到这儿，李玉田拿起早就打印好的报告敲开了王副厅长的办公室。

王副厅长正冲着镜子在拔鬓边的白发。王副厅长见推门进来的是李玉田，收回的手自然了些，然后很无奈的样子说：老喽，真的老喽。

李玉田坐在王副厅长对面，他还是第一次发现王副厅长鬓边长了那么多白头发，这是他以前从没有发现过的。猛不丁他就想起古人伍子胥一夜愁白头的故事。他在心里重重地叹息了一声，不知是为自己还是为王副厅长，嘴上却说：人哪有不白头的？说完轻轻递上那份报告。

王副厅长并不急于看那份报告，很是感慨地说：人一走茶就凉。

这话说得李玉田心里一惊，他以为王副厅长看透了他左右为难的心理。目光就那么躲躲闪闪地望着王副厅长。

王副厅长似没有察觉到李玉田的变化，仍然往下说：你看小衣这个人怎么样？

李玉田一时没有转过弯来，领导的司机半个儿，王副厅长对司机小衣很不错。去年单位分房子，小衣的岳父死了，扔下岳母一个人，没人照料，小衣只好把岳母接到自己家。原来小衣分了一个一居室的房子，这对司机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。在厅党委会上，王副厅长硬是为小衣争取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。当时感动得小衣都流出了眼泪。小衣对王副厅长也不错，家里外面的只要是王副厅长的事，总是有小衣的身影出现。也是去年，机关有个干部公开说王副厅长和柳琴的关系，被小衣听到了，他当场抽了那个干部两个耳光。这件事

还是让办公室马主任给压下了。

想到这儿，李玉田不假思索地说：小衣这人不错呀。

王副厅长摇了摇头，叹了口气，没再说什么。

原来，今天早晨王副厅长又是坐出租上的班。今天一早，小衣开车拉着岳母去医院看病去了。电话倒是给他打了一个，没等他有什么反应，小衣就把电话挂上了。以前小衣也经常用车，什么亲戚朋友婚丧嫁娶，家里人头疼脑热什么的，王副厅长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但那时，从没耽误过他的正事，在他需要的时候，小衣总会准时地把车开到眼前。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司机，现在也不把他放在眼里了。此时，他还能说些什么呢？

王副厅长不再说小衣什么了，李玉田也就不知道小衣到底怎么了。王副厅长这才低下头看李玉田推到自己眼前的报告。他看了几眼，便抬起头说：你为什么不把报告送给厅长批示呢？

李玉田的心又动了一下，他一直担心王副厅长看透了他的心思，于是他就忙表白道：王副厅长，别人不了解我，你还不了解我么？

王副厅长表情就很感慨，他拿出一包烟，递一支给李玉田，自己也点燃一支。两人各自吸了口烟，王副厅长才道：机关这些人，我只交了你这么一个朋友。

王副厅长话一这么说，李玉田就感到万分惭愧，他忙说：王副厅长你别这么说，其实有许多人都很尊重你的。

王副厅长又摇了摇头道：我分管的这几个处室，只有你们老干部处还把我当回事。

李玉田知道，王副厅长的话说的是真心话。早在一两个月前，其他几个处室有什么事都直接去找张厅长了。

王副厅长又深吸口烟道：你以后有什么事也去找张厅长吧。

李玉田惘然地望着王副厅长。

王副厅长又说：何必一棵树上吊死呢？人挪活，树挪死。这对你将来有好处，你以后在机关工作的时间还长着呢。

李玉田听了这话，心里竟热了一下，他看得出，王副厅长说这番话是真心实意的，没有半点怪罪他的意思。

他叫了一声：王副厅长。

王副厅长就凄然地笑了笑说：以前那么多人都尊重我，其实都是假的，他们是在冲副厅长说好话，而不是冲我。以前这个理我也懂，可没有这么深的体会，直到现在我完全懂了。

王副厅长说完重重地靠在椅背上。

李玉田望着眼前的王副厅长竟有了一丝一缕的悲凉。这些话是从王副厅长嘴里亲口说出的，要是在以前，他死也不会相信王副厅长会说出这样的话。他直愣愣地望着王副厅长，觉得眼前这一切是那么不真实，像是在做梦。

王副厅长从桌上拿起那份报告放在李玉田稍近一点的地方道：听我的话去找张厅长吧，这对你有好处。

李玉田站了起来，接过报告，又叫了一声：王副厅长。

王副厅长就说：以后就叫我老王吧。再有两个月我所有的关系就转到你们老干部处，归你管了。

王副厅长说到这儿，惨淡地笑一笑道：你要是还记着我的好处，以后就多关照关照我这个老干部。

李玉田咧了咧嘴说：王副厅长，看你说到哪去了。

李玉田差不多逃也似的离开了王副厅长办公室。他关门那一瞬间又回了一次头，他看见王副厅长闭着眼睛靠在椅子上，他头上的白发是那么显眼。

七

柳琴的爱人调回省报社工作的消息不知是谁传到了文化厅的机关。消息传到李玉田的耳朵里，他有些将信将疑。直到两天前，他见到了来机关办事的柳琴，他才相信了这一现实。那天柳琴显得很高兴，满面春风的样子，走起路来仍和年轻时一样，一摆一飘的。柳琴一边用那双很媚人的眼睛望着李玉田，一边招呼道：李大处长，我先生回报社工作了，有空来家坐吧。李玉田一时不知说什么好，愣愣怔怔地望着走过的柳琴，直到柳琴走出去挺远了，他才醒悟过来忙答：哎——

没几日，又传来一条消息，柳琴自己花了几十万元，在新兴的彩虹小区买了一套别墅。人们就都说：柳琴这女人有两下子。

李玉田就有些糊涂，他被这一系列的变故弄得晕头转向。

机关里的人都知道，这些年柳琴和她的爱人感情一直不和。柳琴的爱人从部队转业后，先是分到省报社当记者，没多久就和柳琴闹离婚，不知是柳琴不同意，还是别的原因，反正柳琴的爱人自动要求去了省报驻一个偏远小县的记者站，从此，柳琴的爱人很少回省城这个家。就是回来，也是看看

孩子，在自己的父母家住个三两日就又走了。

谁都知道，柳琴为什么和爱人不和。柳琴当姑娘时，她就和王副厅长的关系很暧昧了。那时柳琴也在谈着朋友，这个朋友就是现在的爱人。那时柳琴的爱人在西藏一个边防团当兵，是一个连队的副连长。柳琴嫌男朋友是当兵的，况且又这么遥远，有时一年两年也难回来一次。因此，柳琴的恋爱就谈得三心二意，马马虎虎。

那时，李玉田也没结婚，以前曾恋爱两次也失败了。他比柳琴要大上几岁，也比她早到机关几年。当时两人都在老干部处，办公时两人就坐对面。柳琴年轻时人还算得上漂亮，一双丹凤眼，睫毛很长，忽闪忽闪的，人不说话，眼睛已经在说话了。走路时腰和臀一摆一扭的，于是人就显得很婀娜。

李玉田从柳琴的态度上知道她对那个边防副连长并不怎么满意，两人每日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时间长了，李玉田就滋生了一些很暧昧的念头。那些日子，李玉田不管干什么，总是心猿意马的，他总要抬头望一眼坐在对面的柳琴。有时她埋头忙着什么，他只能看到柳琴那头又黑又浓的秀发，秀发飘洒在柳琴面前，愈发显得她娇媚可爱。有时他望她时，也正赶上柳琴抬头，两人的目光似不经意地对视在一起，李玉田忙把一脸的灿烂送过去，柳琴只是抿一抿嘴，算是笑过了，冲他又忽闪两下眼睛，低下头忙自己的了。

那些日子，李玉田做梦都会梦见柳琴那双扑闪的大眼睛。他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柳琴身上，她在他的眼里一切都是那么美好。平时，他买了许多女孩子爱吃的的话梅、巧克力什么的，偷偷地放在她的抽屉里。她发现了，也不说什么，

只是冲他友好地笑一笑，有时一边吃着这些小东西一边说：谢谢你哟。李玉田听了这话，一颗心便被幸福陶醉了。那时年轻的李玉田觉得，靠自己的真诚一定能赢得柳琴的芳心。虽说柳琴在和边防的副连长谈恋爱，但在爱情面前人人平等，他会用自己的温情取得柳琴对自己好感的。他曾大着胆子约柳琴看过两次电影，也吃过两次饭，没想到的是，柳琴都很愉快地答应了。虽然他们单独相处时，并没有说到任何关于感情的话题，但一切都在顺着李玉田预想的发展。那些日子，李玉田简直心花怒放了，每天早早就来到办公室，先把柳琴的办公桌擦得纤尘不染，然后再给王副厅长擦，那时王副厅长还是老干部处的处长。待一切都忙活得差不多时，同事们才陆续走进办公室。王副厅长，当年的王处长就说，小李不错嘛！

李玉田就谦虚地冲王处长笑一笑，然后他便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柳琴身上。李玉田曾大胆地让速递公司为柳琴送过花儿，当然没有写落款，但柳琴知道是他送的，她捧着花嗅着，眼睛却忽闪忽闪地望着他，那份感觉让他幸福得要死要活。

正当李玉田顺风顺水表达自己爱意的时候，情况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。王处长突然对柳琴关心了起来，说不准什么时候，王处长会背着手从自己的办公室里走出来，踱到柳琴面前，先问一些家长里短的事，然后又问柳琴恋爱没有，有什么爱好等等。柳琴刚开始回答王处长的话时，总是从椅子上站起来，腰身就婀娜着扭来摇去的，王处长的一双目光就很活泼地在柳琴身上游走。最后王处长就伸出一只温暖的

大手按在柳琴的肩上说：小柳，坐嘛，你跟我不要客气，以后不要把我当处长看，就把我当成兄长，这样最好了。家里、工作上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。

柳琴就坐下了，表情是一副很受用的样子。

李玉田听了王处长的话，心里就怪怪的。他来处里这么多年了，王处长从没这么和他说过话，虽说自己有老厅长那层关系，但王处长仍时时和他摆出上下级的架子。

后来，王处长一次又一次地鼓励柳琴积极向党组织靠拢。没多久，柳琴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。再后来，王处长猛不丁的，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把柳琴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去谈心，两人一走进去，门就关上了。王处长说的是什么，外面的人没人能听得清，但却不时地传出柳琴很清脆的笑声。

李玉田的心里就说不清是什么滋味了。

再后来，王处长经常在下班前，把一堆材料放在柳琴面前说：小柳哇，你今天加个班吧，把这些材料看一看。柳琴就愉快地接受了。王处长自然要陪着柳琴加班，李玉田没有借口留下来，只好走了。

有几次，李玉田走到半路又回到单位门口，他希望能看到柳琴早些时候从办公室里走出来，这些日子，柳琴似乎不那么太注意他了。他还想约她看看电影，或者去歌厅唱唱歌。天都黑了好久，他终于看到了柳琴的身影，当然还有王处长的身影，两人说说笑笑地从办公楼里走出来，走到路边，王处长拦了一辆出租车，然后两个人一同钻了进去。

直到这时，李玉田才猛醒过来，他站在黑影处，浑身上下出了一层冷汗。

从那以后，他把自己那棵初恋的幼芽狠狠地掐断了。在王处长面前，他对柳琴没说过一次带有暖意的话，就是自己单独和柳琴在一起时，他也收回了曾经有过的满怀爱意的目光。于是，一切又都变得公事公办起来。他不敢也不可能去当王处长的绊脚石。独自的时候，他为柳琴也为自己重重地叹息了。

没多久，柳琴入党了。

又没多久，柳琴突然宣布和边防连的副连长结婚了。婚后没多久，边防连的副连长就回到了遥远的西藏。

柳琴就当上了副处长，王处长就成了副厅长。柳琴当上副处长没几日，全省文化产业搞承包，柳琴便去了一家影院当上了经理。影院进行改革之后，采用多种经营的方式，很快就生意火爆了。柳琴个人的收入也高涨起来。

柳琴能有今天，机关的人都知道这是王副厅长一手给创造的。柳琴和王副厅长的关系也尽人皆知。说了也就说了，这是两人愿意的事，又没干涉到别人分奖金、生孩子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都忙忙活活地奔日子，谁有闲心管别人的事呢？

失去赢得柳琴的机会，李玉田独自痛苦了一些日子，但他很快便接受了眼前的现实。后来他也娶妻生子了，副处长、处长地干上了，什么就都没有什么了。

这么多年柳琴和王副厅长一直保持着那种关系。李玉田由起初的嫉妒转化成了羡慕，他觉得柳琴和王副厅长这是真正的爱情。要不然，他们这种关系怎么能这么天长地久？有时他想，要是自己和柳琴结婚，这么多年，两人能保持这么好的关系吗？

王副厅长和柳琴的关系，刚开始还有些避讳，后来柳琴去影院当经理之后，两人经常在晚上约会，有时下班后，径直让司机小衣把他送到柳琴在影院二楼开的歌厅里去。即便不去，王副厅长也会用手机和柳琴谈情说爱上一阵子，直到车开到自家楼下，他才收线。王副厅长的爱人身体不太好，提前退休了，退休后的爱人更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了。丈夫在外面的一切，她不可能知道，于是自然是什么也不管什么也不问。

就在王副厅长即将退休前，柳琴的爱人调回了省报，柳琴又用这些年的积蓄买了一栋别墅，这一切又都意味着什么呢？

那天李玉田去王副厅长办公室，王副厅长突然问李玉田：你说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是真的？

李玉田很茫然，一时不知如何回答，李玉田就定定地望着王副厅长，他发现王副厅长头上的白发又多了一成。

八

在全省的厅局级单位中，文化厅的老干部活动算是搞得不错的。老干部们回到机关，就在活动室里看看报纸，下下棋，聊聊天。其实，这些老干部也不经常回机关，只是十天八天的来一次。

他们来到机关也不完全是想玩想乐，更主要的是一定要在机关露个脸。他们一走进机关大楼，神情就异常地庄重，他们希望有熟人和他们打招呼，叫一声处长或副处长什么的，这

时他们就会感到很幸福，慈祥深情地望着和他们打招呼的人，然后叫一声小什么，接下来就是嘘寒问暖一番。由于机关流动性很大，大部分人并不认识这些老干部，自然不会和他们打招呼，就是有些认识他们的人，为了少些纠缠往往也远远地避开他们，或佯装没看见。

这些处长或副处长们，在“老干部活动之家”转一转，看一看，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。抽个身，来到自己曾工作过的处室看看。这些处室的人，当然都认识他们，就是新来的同志，在老同志的介绍下也都认识了。他们都会和老处长打个招呼，忙着的也会点点头，有人给老处长倒一杯水。老处长就坐下了，打量着这些忙着的人们。然后说一些过去的事情，谁谁坐在那张办公桌，谁谁调到省委去了，谁谁“下海”挣钱去了。起初的几次，大家还都真真假假地听，做出一副很有兴致的样子；时间长了，同事们觉得这一切已经不新鲜了，都忙自己的了。老处长们就不尴不尬地坐一会儿，看看这个，又看看那个，低头看见自己面前那杯水已经凉了，然后站起身淡淡又充满失意地说：你们忙吧，我走了。

这时，同志们都会抬起头，七言八语地说：老处长您慢走，有空就来看看。

失意的老处长听了这话心里就温暖了一些，不住地答应着。于是他刚走出办公大楼，又期望着下一次再走进来了。

那些退休的老厅长们，很少来机关。他们还都担任着厅里的顾问什么的。顾问自然是有些身份的，不邀不请他们一般是不会来的。好在，中国的重大节日很多，“五一”的时候，会约他们来谈一谈劳动者，“七一”约他们来谈一谈党的光荣

历程，“八一”就谈一谈我军的光荣传统……每次这种活动之前，老干部处早就派好了车，当然也不是专车了，而是就近的几个老厅长们合坐一辆。再也不是他们在职时的奥迪或皇冠了，而是变成了在机关打杂的桑塔纳。

李玉田是了解这些老厅长们的习性的，他特意关照司机，一定要把车开到老厅长们的楼下，最好多按几声喇叭，要是能下来，喊几声××厅长这就更好了。

邀请老厅长们的活动，厅里一般也都比较重视，厅长就是不参加，也会有副厅长参加。开场白自然是千篇一律，说一些老干部如何辛苦，做了多大贡献，然后就是在这重大的节日里，希望老前辈把宝贵的经验留下来。

这种会往往布置得很温馨也很有情致，根据不同季节，圆桌上会出现不同的水果，茶也是说得过去的绿茶，还有几盒烟散扔在桌子上。刚开始，老厅长们的发言还很拘谨，说着说着就放开了，也失去了章法，一不留神就说到了自己当政时机关如何，这个也抢话，那个也插嘴，场面就很热烈。主持会议的领导，这时的手机或呼机就会接二连三地响起，领导就会很歉然地说：各位实在对不住，我还有个紧要的事去处理一下，这里有李处长陪你们。

老干部都在兴头上，对现任领导的离去虽有些不悦，但还是说：你去忙吧。

领导就冲李玉田说：李处长，你要做好记录，把老领导的宝贵经验都留下来。

李玉田一边点头就一边说：那是，那是。

厅领导借故溜走了，李玉田却没法走脱，烟熏火燎地折

腾了一上午，到了吃饭的时间，李玉田就笑着冲大家说：各位老领导的意见都很宝贵，我已记下了。午饭时间到了，请各位领导吃个便饭吧。

饭是提前就安排好了，就在机关的招待食堂。老干部们也不客气了，鱼贯着轻车熟路地向食堂走去。终于吃过了饭，李玉田再吩咐司机把这些人送回去。

这一通忙活，老干部处的人都感到很累。身为老干部处处长的李玉田深深地领会到职务的差别。这就是老厅长们的待遇，其他处以下干部，是连想也不敢想的。他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人为了半官半职在努力、在奋斗。熬到副厅以上的待遇，不仅上下班有专车，房子可以住四间，就是退休之后，待遇也是不一样的。

由此，他联想到自己目前的处境，王副厅长退休了，这对他来说是个机会，差不多也是最后的机会了。其他的副厅长都还年轻，起码都还能干几年，王副厅长的班要是接不上，他在退休前熬到副厅的待遇就会成为泡影。他知道自己上面一没门路，二没靠山，向别的单位交流干部，怎么也不会轮到他的头上。眼前只剩下华山这一条路了。

这些日子，他经常去敲张厅长办公室的门，把老干部处的大事小情都汇报给张厅长。他每次推开张厅长办公室的门，差不多都要碰上办公室的马主任在厅长办公室里坐着。两个人似乎在商量着什么，屋里的烟气很浓，看样子也不是一会儿半会儿了。每次去，张厅长也倒还算客气，说一声：小李来了，坐嘛。李玉田不坐，站在厅长面前一五一十地汇报老干部处的日常工作，厅长就不住地点头，不时地插一两句话，

算是指示了。李玉田努力地把这一过程拉长，以期找到和厅长拉近关系的机会。他在汇报工作时，马主任也不回避，仍然坐在那里，笑咪咪地望着李玉田。他汇报完了，实在找不到什么话题了，然后就望着厅长，张厅长就说：这些我知道了。

张厅长这么说完，李玉田就找不到再呆下去的理由了，冲厅长点点头说：那你们忙，我走了。这时，厅长冲他点点头，说声好。马主任也冲他点点头，脸上仍是笑咪咪的。

李玉田从厅长办公室里走出来，心里就不是很好受，究竟是个什么滋味，他自己也说不清。

眼看着王副厅长就要退休了，李玉田的心里就一天急似一天。那天，他心情很不好地坐在办公室里苦思冥想时，关灵推门走了进来。关灵丰乳肥臀地站在他面前，娇滴滴地说：李处长，你知道么，小魏正在和田副省长的儿子谈恋爱哪。

李玉田听了这话，刚开始并没有往心里去。他有些讨厌关灵这个女人，都三十大几的人了，却时时把自己当成小姑娘，假模假式的，他看了心里就烦。平时他也很少有好脸色给她看，他知道，关灵这女人一直在为副处长的位置努力着。他也知道，只要他暗示眼前这女人一句什么，她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按着他的暗示去做的。他不想沾上这样的女人，那样的话会很麻烦。但关灵时时在有意引起他对她的注意。每天关灵穿上一件新衣服来上班，总要找机会来到他办公室，说点别的无关紧要事之后，都要嗲声嗲气地问一句：李处长，你看我这身衣服漂亮么？

他有时头也不抬地答：嗯，不错。

关灵听了这话，就很开心的样子，挺胸扭胯地走了出去。为了这句话，关灵会高兴挺长时间。

此时，关灵这句话却引起了李玉田的注意，谁都知道田副省长现在是实权派人物，听说是下届省长的候选对象。他听了关灵这句话反问了一句：你怎么知道的。

关灵就说：这段时间，田副省长的儿子天天来接小魏。

李玉田知道，田副省长有两个儿子，大儿子在国家某部委当处长，这个小儿子搞了一家文化公司，就是在文化厅注册的，机关里不少人都认识他。李玉田早就听说，别看田副省长小儿子年龄不大，在情场上却是一个采花高手，三十岁了，仍没结婚的意思，专找那些漂亮的女孩子恋爱。他没想到田副省长的儿子竟“采”到了小魏的头上。

小魏人是很漂亮，搞舞蹈的出身，要身材有身材，要模样有模样。要是小魏能和田副省长的儿子有什么结果……想到这儿，李玉田的心动了一下，又动了一下，他的呼吸有些急促，仿佛一个濒临绝望的人，又看到了希望之光。

九

李玉田对小魏心里一点底也没有。凡是来机关的，他多少都知道一些底细，这几年进机关的人控制得很严，一是机关编制有限，二来这几年机关待遇好了起来，不像一些企业单位，今天还上班，也许明天就轮到下岗了。机关一直很稳定，因此想来机关的人很多，没有一些背景是进不来机关的。

小魏在来机关前，只是文化厅下属群众艺术馆的一个舞

蹈老师，那种单位可有可无，无足轻重。小魏来文化厅时，是人事处长通知的李玉田，让他去人事处领人，在这之前并没有人和他打过招呼。人事处长只是轻描淡写地说：这是咱们机关刚调来的小魏，张厅长让她到你们老干部处。既然是厅长把小魏安排到老干部处，李玉田虽心里觉得自己被轻视了，但嘴上也不好说什么。后来，他问过王副厅长知道不知道小魏的事，王副厅长也没怎么当回事地说：既然厅长安排的，你就不要多问了，谁来不是来呢？

机关每来一个人，都要看清这个人的来龙去脉，否则弄不好会得罪人。王副厅长也这么说，李玉田心里就算有数了，在心里他把小魏划到张厅长的人中去了。刚开始那阵子，他对小魏总是客客气气，有事没事问一些小魏长长短短的话。小魏对李玉田的关心却不怎么领情，不热情，也不冷淡，李玉田就觉得不咸不淡的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，他又觉得很疑惑，他发现小魏和张厅长的关系也不怎么紧密，有时张厅长来到老干部处，并不和小魏多说什么，有时小魏在楼道里碰见张厅长两个人也就是点点头。慢慢地，李玉田觉得，小魏虽说是张厅长介绍来的，说不定拐了多少道弯了，只不过是做个人情而已。做出这种判断后，李玉田心里就有数了。

自从小魏来到机关后，老干部处的电话就多了起来，这些电话大都是找小魏的。有时小魏自己接，有时是关灵接了再转给小魏。老干部处有两部电话，李玉田自己占了一部，另一部就放在外间，放在关灵和小魏两张桌子中间，苏群一个人坐在另一边，他要是接电话或打电话，会走过来站在两张桌子中间。

小魏的电话十有八九是男性打来的，从声音上自然听不出年龄大小、地位的高低。小魏接这些电话时，身体和心态都很放松，靠在椅子上，冲着电话嘻嘻哈哈，咸咸淡淡，桃红李白。总之，没有什么正经事，大都是，下了班去哪里玩，去哪里吃饭什么的。小魏冲电话说上一阵子，又说上一阵子，下班的时间就快到了，然后小魏就收拾好自己的东西，冲着镜子把自己该画的地方又重新描绘一番，然后披着一头秀发，旁若无人地走出办公室。

小魏下班后，差不多每天都有人来接。车就停在机关门口，那些车也不停地变换着颜色和车型，今天是“捷达王”，明天就是“本田”，看得关灵一愣一愣的。她看见小魏有这么多人围前围后，心里就很那个。她不当小魏面说什么，却经常跑到李玉田面前嘀嘀咕咕，小魏长、小魏短的。李玉田就感叹：现在的女孩子呀。

时间一长，李玉田的注意力也被小魏吸引了，漂亮的小魏不论走到哪里，都会吸引一批男人。小魏很现代，也很先锋，夏天的时候总是穿着超短裙，举手投足的，里面的内裤就时隐时现；上衣也很短，也很低，露出一截腰身，伏在桌前，半个乳也露在外面。这一切不能不引起李玉田的注意。当年柳琴在处里时，那时王副厅长还是处长，最后是王处长把柳琴那枝花采到了手中。小魏这朵花比起当年的柳琴有过之而无不及，此时此地，他却成了处长。可惜的是，小魏不怎么太把自己当回事，这让李玉田有些不痛快。要想征服小魏，首先就要让她领教自己的权威。

于是，在处里开会时，李玉田就开始不点名地批评小魏

了。先从电话说起，上班时间不要打私人电话，穿着也要得体，否则影响机关形象等等。李玉田说这些时，关灵就一副很受用的样子，脸色是潮红红的。小魏却没事人似的，她拿着指甲刀专心致志地修剪自己的指甲。

几次过后，李玉田觉得并没有收到什么明显的效果，于是，他又改变了方法和方式。他开始关心起小魏来了。他动员小魏要积极上进，要靠拢党组织，说什么党的的大门永远冲着上进青年敞开的話等。小魏却说：我知道自己不够格，等我够格了，我会要求入党的。小魏的话噎得李玉田不知说什么好。

小魏越是这样，李玉田越不死心。他眼睁睁地看着仙女似的小魏，可以和那么多男人桃红李白，为什么就不能和自己咸咸淡淡。没几日，他借口说自己这阵太忙，电话又太多，让小魏搬到自己的办公室去办公。原来苏群没发现肝癌前，苏群是副处长，他和李玉田两人在里间办公，苏群辞了副处长之后，就主动从里间搬到了外间。里间就一直是李玉田一个人办公。他做出这样决定后，小魏不好说什么了，只能搬到了里间。

关灵的反应却很强烈，她的脸一直青紫了好几天，接听电话时，再也装不出嗲声嗲气的样子了，不少人还以为老干部处又新调进人了。直到有一天下午，在外间的关灵和苏群听到了里间传出了一声清脆的耳光声，紧接着里间的门开了，小魏噔噔地从里面走了出来，拉开外间的门走了。两人一时不知发生了什么，过了许久，李玉田叫关灵，让她把小魏的办公桌搬到外间去。关灵走进里间去时，看到李玉田脸上的

几个手印还没有退去，李玉田正在那运气，嘴里喃喃着：不知好歹，走着瞧！

关灵很卖力气地把小魏的桌子又搬回了原处，她的脸上又洋溢出了无比幸福的神情。那天，她及时地打了一盆凉水，端到李玉田的里间，轻声慢语的说：处长，别跟她这种人生气，洗把脸，消消气。

李玉田只哼了一声。

发生了这件事之后，小魏和李玉田的关系就有些紧张。两人很少说话，工作上的事，两人非得不说时，也都是一副没好气的神情。

关灵在这种时候似乎就看到了自己进步的希望。她又开始写工作汇报了，她每隔一阵就要写一回工作汇报，没人要求她这么做，这是她自己的创意。她的工作汇报千篇一律，流水账似的记录着她所干的工作，最后一段又要重申一下自己在机关也算是个老同志了，正科已干了几年了，等等。然后把这份报告恭恭敬敬地放在李玉田处长的面前。李玉田看见了，不冷不热地说：唔，不错，放那吧。

她就只能放那了。关灵一直希望和李玉田交交心，说说工作，要么说点别的也行，只要能把自己的关系和李玉田拉近，说点什么都是次要的。通过小魏这件事，她更清楚地看清了李玉田这个人，他其实也是爱好女性的，只不过是漂亮的女性。从那以后，关灵隔三差五地就走进美容店，去护肤、美容，当然也不时地变换自己的穿戴，她学着小魏的样子把自己也打扮得很先锋很前卫的样子。腿是露出来了，胸也露出来了，不知为什么，李玉田仍不正眼看她。

苏群看不过去了，有一天苏群冲她说：小关哪，咱们都不年轻了，啥年龄有啥穿戴。这句话让她冷静了下来，她回到家后，仔细地照了一回镜子，她看到了超短裙下裸露出又松又粗的腿，还有下垂的前胸，她冲着镜子捂住了自己的脸，泪水顺着指缝慢慢涌了出来。那时她就绝望地想，自己除了是女人之外，还有什么呢？

李玉田想了两天，他要顺着小魏这条线索结识田副省长的儿子，说不定还有一线希望。

十

每个人体味生命的感受自然是不同的。苏群自从发现了癌晚期，他觉得身边的日子和以前竟有了天壤之别。以前早就司空见惯的一切，此时在他眼里是那么亲切，又是那么值得留恋。

那时，他的愿望是等孩子出生，当儿子盼生呱呱落地的那一瞬间，他的心情不仅仅是激动和高兴，就在那一刻他下了一个决心，就是要让自己的生命陪着儿子盼生的生命一起成长。儿子，是他生命的延续，当一个活生生的生命降落在她面前时，他体会到了生命的可贵。

他每隔一段时间便要去医院化疗，打针。治疗的过程是痛苦的，但他觉得一切都有了奔头。

当儿子盼生牙牙学语，第一次叫他爸爸的时候，他激动得热泪盈眶。当他得知自己肝癌晚期时没有流泪，肝疼折磨得他夜不能寐时，他也没有流泪，就是这一声含混又柔软的

爸爸，让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。他又一次领悟到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。

他知道，自己说不准什么时候，在阵痛中再也醒不过来了。医生说，他能坚持到现在已经是个奇迹了。日子在他的眼里就珍贵得无法用任何东西去衡量。他一回到家，便把所有心思花在了妻子和儿子身上。儿子的一声啼哭或一声嬉笑，他都觉得这一切这么真实和温馨。

夜晚的时候，他们一家三口躺在床上，儿子盼生躺在他们中间，月光透过窗子洒在床上。他望着妻子，妻子也望着他。自从知道自己的病情后，不知有多少个夜晚，他就这么面对妻子了。他爱妻子，爱这个家。

他说：以后你要找男人，钱呀地位呀都不重要，他一定要对你好。

妻子不语，睁着一双善良的眼睛静静地望着他。

他再说：别的我都放心，我就怕你受委屈。

妻子的眼里就含了泪。

他又说：咱们都别回避现实，只要我还有一丝气力，我就会挺着。活着多好哇！

妻子的眼泪就顺着眼角流了下来。

他仍说：以后哇，你要把人看准，别再找我这样的男人，那么多地方让你不满意。

他说到这儿笑了笑。刚结婚时，妻子半真半假地曾抱怨过他的缺点，嫌他个头矮了一些，还嫌他缺少浪漫。

妻子这时伸过一只手，抓住了他的手，两只手就那么紧紧地握着，中间就是他们的儿子盼生。

这样的话，自从他知道病情之后，不知说过有多少遍了。刚开始的时候，两人说着说着便说不下去了，相互紧紧拥抱在一起，生离死别的，呜咽成一团。时间长了，这样的话说多了，两个人的心情反而平静了。他们都清醒地意识到，未来就是未来，他们必须去面对。

苏群刚知道自己病情时，妻子刚怀孕几个月，那时他曾劝妻子把孩子做掉，妻子没有半点犹豫，她坚决不肯。从那时，他就知道，妻子是真心实意地爱着自己。这份爱让他幸福也让他痛苦。

当他们一次又一次说到将来时，妻子有时便开玩笑地说：你真的愿意我以后再嫁人？

他沉默一会儿，还是说：一想你再嫁给一个男人，我心里就难受。可为了你好，我还是愿意让你嫁人。毕竟以后的路还那么长啊。

妻子的双眼就又模糊了，她哽着声音说：我心里只有你，我不会嫁人的。我和盼生就这么过一辈子。

他抓住妻子的手，用了些力气，摇了摇说：别说傻话了。

他知道，自己离去，妻子肯定会伤心难过好一阵子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妻子的心情会得到调节。谁也不能在回忆中生活一辈子，那样的话，妻子就会改变现在的看法。想到这儿，他心里莫名地又有些悲哀。也许以后，妻子会猛不丁地想起自己，想起他们曾经有过的一切，当然，这只是特定的时候。

有时他在半夜里，肝部会疼得他难忍难挨，这时妻子便会立马陪他去医院。妻子先把儿子用绳子拴在床上，然后帮

他穿衣，搀着他来到楼下，打下出租车，直奔医院。有时打上一针，再吃些药，痛疼就过去了，然后他们回到家，他们不放心他们的儿子盼生。起初，儿子在梦中醒来，见身边没了父母会大哭大叫，一直哭哑了嗓子，直到他们回来。后来时间长了，盼生似乎已经习惯了这一切，他不再哭闹，而是静静地等着父母归来。他们回来的时候，盼生就大人似的坐在床上，睁着一双黑黑的眼睛望着虚弱的爸爸，望着满脸歉然的妈妈。

一次，苏群又一次病疼发作时，儿子醒了。他看到在床上滚动的父亲，看到父亲扭曲变形的脸，突然哇的一声哭了，他趴在苏群的身上边哭边说：爸爸你不能死啊，爸爸……

苏群听了儿子这句话，直愣愣地望着儿子，仿佛阵痛已离他远去，他冲儿子认真地点了点头，咬紧牙关一字一顿地说：儿子，爸不会死，爸一定活到你长大成人。

苏群的事被一位省报的记者知道了，有一天他采访了苏群，当记者问到苏群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毅力与病魔作斗争时，苏群只是淡淡地说：因为我爱自己的妻子，爱自己的儿子。

不久，省报就发表了一篇关于苏群如何同病魔作斗争的文章，题目就叫《借来的日子》。苏群那句关于爱妻子、爱儿子的话改成了热爱生活。从那以后，有许多人都知道了苏群这个人。电视台的记者还想以苏群的事例拍一个专题片，被苏群拒绝了。他不想把自己搞得那么热闹，他只想平静地生活。

如果身体允许，他每天都要上班。上班、下班是他生活的一部分，他不愿意失去这一部分。他要做一个正常的人。

自从他知道自己病情后，他便辞去了副处长的职务，顿时他觉得自己一下子就轻松了。以前，他努力了那么多年，就是为了在机关混上个一官半职，觉得只有这样，才是自己价值的体现。他当上副处长之后，他还曾经有一个长远的计划，那就是当处长。当上处长之后，前面还有副厅长、厅长的职务在向他招手，他会朝着这一目标去奋斗去努力的。当他辞了副处长之后，人一下子似乎就超脱了，当上处长能怎样？厅长又能怎样？多分一间房子，上下班有车坐，然后呢，就是没完没了的官场上的竞争，稍不留意，没跟对人，或出现点差错，什么就都白费了。为了这一目标，得把所有的精力和心思都用在那个奔头上，到头来一切都是虚幻的，如同做了一场梦。若直到退休之后才醒悟过来，不是太晚了吗？！

苏群有时也想，自己要是不得这种病，会悟到这些吗？这么想过了，竟惊得自己出了一身冷汗。他苦笑着摇了摇头，世上千奇百怪的人，就构成了形形色色的人生。

苏群知道，处长李玉田在朝副厅长的位置奔着，关灵朝副处长的位置奔着。机关许多人都在朝着自己的目标奔着。他真想和这些人说说自己的想法，可他们会听他的话么？

让苏群不解的是，前一阵机关有一个副处级调研员晋升正处级调研员的名额，机关里许多人都够晋升的条件，他们都四处活动，找遍了厅里所有领导，讲自己的功劳，讲自己的苦劳。最后不知为什么，那个名额竟落到了他的头上。在这之前，他一点信息也不知道，直到文件下发到处里，白纸黑字写着他的名字。他觉得这一切是那么不可理喻。结果却出奇的平静，没人吵没人闹，似乎觉得只有他才够晋升的条

件。若是以往，许多人不会这么善罢甘休的，机关里会乱成一锅粥，有找厅长讲理的，有往上级机关写匿名信的，总之会鸡犬不宁许多日子。苏群都弄不明白，机关这一反常态到底是怎么了？

十一

李玉田在几天前就做出一个决定，老干部处所有同事在一起聚一聚。从秋天开始，老干部处组织了几次有关老干部的活动，小金库里就有些结余。以前，每到年底，处里都要用小金库的钱买些纪念品，或大家凑在一起吃一次，再玩一玩，算是辛苦一年对大家的回报。李玉田说完这话一连几天了，却一直没有动静。

那天下午，关灵的呼机响了，是孩子学校老师呼的，说是孩子发烧，让她去学校一趟。苏群去医院做化疗，处里只剩下了小魏和李玉田两个人。李玉田就从处长办公室里走出来，很温和地冲小魏说：今晚有空吗？

小魏不说话，望着他。

李玉田就说：今晚要是有空，咱们处的活动就定在今晚。

小魏说：他们都不在，合适么？

李玉田马上说：无所谓的，他们下次再聚。然后又补充说，听说城南新开了一家保龄球馆，生意很火，咱们吃完饭可以到那玩玩去。

李玉田这一阵子一下子对小魏热心起来，这种热心，多少还带了些敬畏。小魏已经觉察出了这种变化，她耳边听机

关不少人背后里议论她和田副省长的小公子恋爱的传闻，还有几个人当面问过她。她什么也没说，只是笑一笑，问的人也就笑一笑。她觉得李玉田对自己态度的变化可能和这些传闻有关，她也不说破。

李玉田见小魏没有提出反对意见，便进一步说：把男朋友也约上。

小魏故作清白地说：李处长，这怕不好吧？

李玉田说：有什么不好的，在咱们处这点事我还做不了主？停了停又补充道：跟你男朋友说，今天的活动千万别让他开车，我要好好地和他喝几杯。

小魏就说：那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。

李玉田见小魏今天的态度比较友好，便想多说几句。于是在关灵的椅子上坐下来，点了支烟，很真诚地说：小魏，你来机关的时间也不算短了，我的为人你也清楚，过去有些不太愉快的事就让它过去吧。咱们处就是这个样子，你是知道的，要是以后我还能进步一下，啥事都好说，你知道咱们处还缺一个副处长。

小魏就抿着嘴说：李处长，当官的事我从来没想过，你看我像当领导的人吗？

李玉田忙说：哪里，哪里，我知道小魏你是干大事的人，哪能看得上副处这个位置呢？

说到这，李玉田又想起什么似的说：我听关灵说，你男朋友姓田？

小魏点点头。

李玉田忙说：不打扰你了，时间也不早了，你快通知男

朋友，千万让他打车来，的票给我，我报销。

说完笑眯眯地离开了小魏。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，他坐在椅子上，很舒服地把腿架在桌子上。他没想到小魏不仅没有拒绝他，对他的态度也算是比较友好。要是自己能和田副省长的公子挂上钩，让田公子在副省长面前说句话，也许副省长的秘书，或身边的什么人，只要给张厅长过个话，说他李玉田这人不错，那他在张厅长的心目中的分量就会陡增。这种云里雾里的事，相信张厅长也摸不着虚实。越是不明底细，张厅长越是不敢怠慢。这样一来，他就会成为副厅长的第一人选。这么一想，李玉田就有几分陶醉了。

那晚也吃了，也玩了。小魏和男朋友小田都很高兴，李玉田自然也很高兴。他在玩兴正浓时，几次想对小魏的男朋友提出多多关照的话，他想了想，还是忍住了。他想，第一次见面就说自己的事有些唐突，好在以后还有机会，就是没有机会，要是让小魏高兴，这话对小魏说也许更好。

李玉田对自己这次铺垫感到很满意。

第二天一上班，李玉田就听说王副厅长身体不好住进了医院。因为李玉田心情不错，他决定去医院看看王副厅长。以前王副厅长住院，不管他有多忙，他总会在第一时间去看望的。不仅他去，好多处室的领导都会争先恐后地挤到王副厅长的病床前，嘘寒问暖一番。

今天，他决定去看王副厅长一是他心情不错；二来，王副厅长在退休前按惯例肯定要提出接班人选。虽然这种建议无足轻重，但提出来，总比不提强。于是，他还是决定去看一看王副厅长。他打开“小金库”从里面先拿出六百元，想

了想又放回三百。在以前，他去这一次，没有八百元钱是下不来的，其他处室的人也不会少于这个数的。他走出办公室，途经外间时，他看见关灵这个女人满脸的不快。他知道她为什么不快，她一定知道了昨晚约小魏去吃玩的事了。他懒得解释什么，关灵这种女人，他根本没有当回事。

李玉田在花店花了几十元买了一束花，又来到水果店买了几十元钱的水果，他向开收据的小姐说：就写三百吧。小姐就给他开了一张三百元的收据。

他走进王副厅长病房时，王副厅长正满脸不开心地望着窗外发呆。王副厅长看见了走进来的李玉田，脸上多少好看了一些。他撑起身子靠在床头上苦涩地说：小李呀，算我老王没有看错你。

李玉田在王副厅长的床前床后，左左右右看了一眼，发现满眼是一片空空荡荡，他就断定，到现在为止，还没有一个人来看过王副厅长。想到这儿他故意问：其他处室的领导都还没来过么？

王副厅长就长长地慨叹一声说：人都说，客一走茶就凉。我这人还没走哪，茶就凉了，现在的人啊！

李玉田也就跟着唏嘘了一番。然后才问：王副厅长，您哪儿不舒服哇？

王副厅长就说：其实也没啥大病，就老是觉得胸口闷得慌。我也是要快退的人了，过这个村也就没这个店了，我想好好检查检查，也算是疗养疗养吧。再过些日子也就该回家陪老伴去了。

王副厅长的话，李玉田听了也觉出几分凄惶。要是在往

常，柳琴肯定是不离王副厅长左右的，那份体贴和热情，俨然是女主人。此时的柳琴也不知跑到哪里去了。

李玉田看时间不早了，就提出要走。王副厅长就说：让小衣来接你一趟吧，反正是公车，不用白不用，再用也用不了几回了。说完就从身边拿过手机呼司机小衣。

李玉田听王副厅长这么一说也没说什么，他想这样还能节省十几元钱的出租车费。于是他又陪王副厅长说了一阵不咸不淡的话，估计时间差不多了，李玉田抬腕看了两次表，王副厅长也看了一次表，可司机小衣仍没出现。

李玉田就说：也许小衣有什么急事，怕一时来不了，我就不等了。

王副厅长的脸色愈发难看了，他想起最近司机小衣对待自己的态度和表现，就气愤地说：就这么个小司机也敢狗眼看人低。

李玉田不想火上浇油，忙说：也许他真有什么事，反正我打个车也很方便的。说完就告辞了。

走出医院，走到大街上，李玉田的心情仍没调整过来，他也说不清此时此刻心里到底是个什么味。

这几日，李玉田觉得小魏对自己的态度比以前好多了。他和小魏说话聊天时，小魏的话里也不那么夹枪带棒了。他觉得这都是上次请小魏吃玩的结果。离王副厅长退休的日子一日近似一日了，他心里就有些急，他一直没有找到机会把自己的目的冲小魏说。于是，就在全处人都齐整的一天下班前，他冲全处人说：快到年底了，今晚咱们处的人在一起坐一坐。

苏群想推却，李玉田就说：小苏你不能走，咱们今天晚

上是全家福，少了一个人就失去意义了。

苏群就不好推托了。

李玉田又冲小魏说：你男朋友要是没事就一同邀来吧，回家晚了也有人送一送。

他说前半句是真心的，后半句是说给关灵听的，他知道关灵这个女人很在意这个。

不料小魏却说：我男朋友去外地了。

李玉田就很遗憾，他本想通过今晚的活动把自己和小魏男朋友的关系再巩固巩固。但聚会还是如期举行了。

席间李玉田热情很高，他不断地举杯祝福这个，祝福那个，只有他一个喝酒，其他三人喝的都是饮料。他看人下茶地说：小苏，祝你身体早日康复。小苏就说：多谢。

他又祝小魏道：小魏祝你永远漂亮。

小魏就抿嘴笑一笑，笑得很满足。

他举杯冲关灵时，想了半天也没想出合适的话语，后来灵机一动地说：祝小关早日进步。

他这么一句话，说到了关灵的要害。她盼这么多年，努力这么多年，就是为了一个进步，今天这话终于从李玉田嘴里说出来了，这说明李处长一直在想着她进步的事。年底了，人事调整大都在年底进行，这么说，自己今年晋升副处有希望了。这么想过之后，她就脸红心热起来，一冲动，喝干了杯中饮料，要陪李玉田对饮白酒。火辣辣的白酒一下肚，话就多起来，多起来的话语中，差不多都是恭维李玉田的话。不知不觉，一瓶白酒就见底了。

时间不早了，后来四个人就散了。关灵喝得有些晕，红

头涨脸不说，走起路来还脚高脚低的。李玉田先叫了一辆出租，让小魏把关灵扶进去。坐在车里的关灵仍高声说：今天喝得真尽兴，李处长下次我请客，咱们来个一醉方休。

她的话还没有说完，李玉田就示意司机开车了。

苏群也打个车走了。

最后就剩下了李玉田和小魏。李玉田说：小魏我送你回去。

小魏说：不用，我自己能走。

李玉田不由分说打了个车，让小魏坐在后面，自己坐在了前面。小魏家很快就到了，李玉田结了账从车里走出来，他叫住要进楼梯口的小魏说：小魏耽误你几分钟，我想对你说几句话。

小魏就立在灯影里，回过身望着李玉田。

李玉田就说：小魏呀，这件事算我求你，你一定要帮这个忙。

小魏不说话，仍那么望着他。

李玉田又说：你能不能和你男朋友说说我的事，让他父亲关照关照我的事？

小魏就说：你是不是要说竞争副厅长的事？

李玉田就点点头说：这件事说出口挺那个的，现在就是这样，没门没路的，想办成个事根本没门。

小魏就郑重地说：李处长，你找错人了。我男朋友的父亲可不是什么副省长。

李玉田忙说：你男朋友不是姓田么？小魏说：姓田不假，可不是田副省长的公子。

说完，小魏就走进了楼道。

李玉田就傻了似的站在那里。

十二

王副厅长在新年前夕终于被宣布退休了。在这之前，厅里曾专门为他召开过欢送会，参加的都是处以上领导，面前摆了许多水果，张厅长主持，说了一些关于友谊和贡献之类的话，然后大家也都说了一些平时就曾说过无数次，例如栽培、帮助、关心之类的话。

王副厅长离开办公室时，李玉田来送他。王副厅长把该移交的东西都摆在了桌子上、沙发上，让人看了一目了然。属于他自己的东西放在一个纸箱里，其实也没有什么，几件换洗衣服，牙缸牙刷什么的。李玉田抱着纸箱走在前面，王副厅长随在后面，在楼道和电梯里碰上的人都说：这就走了，老王？王副厅长的称谓换成老王了。老王就努力挤出微笑冲大家点头。

楼前，司机小衣这回很准时。他见李玉田抱着纸箱就走几步把纸箱接了，放在奥迪车的后备箱里。王副厅长坐上了车，他冲李玉田说：以后我就是你的兵了。

李玉田忙说：哪里呀，你永远是我们的老领导。

车就启动了，开了一段，王副厅长说：小衣呀，这么多年让你辛苦了。

小衣笑着说：哪里，为人民服务。

王副厅长看了看曾伴随自己几年的这辆奥迪车，有几分

失落地说：小衣，你这是最后一次送我了。

小衣说：以后你有事尽管呼我，我随叫随到。

王副厅长看着小衣的后脑勺苦笑着摇了摇头。

王副厅长一退，厅党组便把推荐副厅长人选的工作放在了明处。以前几个厅领导也都有考虑，但他们开了几次会，意见总是不能统一，各唱各的调，这件事弄得张厅长很恼火。于是有人就建议，搞民意测验，这也是这几年刚兴起的一条民主途径。于是就把正处级干部打印成一份名单，这里包括处长，也有正处级调研员。老干部处有两人在名单上，一个是李玉田，另一个就是正处级调研员苏群。搞民意测验时，苏群不在机关，他住在医院里，正在接受化疗。

测验结果出乎所有人的预料，苏群名列前茅，呼声很高的办公室马主任、李玉田等人，却排在了后面。这只是测验，当然还要集中，几位厅长把自己关在会议室里，一连议了三天，最后似乎也没有一个妥善的结果。张厅长力举马主任，另外几个副厅长也都有自己认可的人。会议开到第四天时，张厅长拍了板道，民主的意见不能不听，但领导集中的意见也是作数的。结果，就向省委组织部报了一串足有十人的名单，苏群、李玉田、马主任等人都在其中。

没几日，省委组织部就下来了三个考察小组，带队的是一位处长。他们先听了领导意见，又听了群众一些意见，然后分头找了被推荐的对象。原定找苏群谈话的那天下午，苏群和谁也没有打招呼就离开了机关，考察小组自然没能和苏群谈成话。

后来组织部的考察小组就走了。

新年之后没有消息，一直过了春节。组织部突然下发了一份任命书。任命省委宣传部文化处的何处长为文化厅的副厅长。

等待多时的人们，感到有些意外，同时觉得也在情理之中。沸沸扬扬的机关，一下子就安静了，又恢复到了以前的平静。

李玉田认识这个何处长，他知道这个何处长已经是五十八岁的人了。他扳着手指头算了一下，再过两年自己也才刚五十五岁，说不定两年之后还有机会。人一有了希望，日子就有了盼头。他找出老干部退休登记表，在姓名那一栏里写上了王义的名字。王义就是已经退休的王副厅长，在原职务那一栏他又填上了：副厅。写到这儿他笑了。他想：别管当多大的官，到最后都成了我手下的兵了。

关灵仍没当上副处长，老干部处副处长的位置一直那么空着。关灵那根弦就一直那么绷着。她心里对李玉田很有意见，但表面上却仍是热情、尊敬。

苏群每天都要把儿子盼生送到幼儿园。儿子走进去，回过身，很懂事地和他招手，并甜甜地说：爸爸，再见。他也冲儿子说：儿子，再见。直到儿子的身影消失，他才转过身。他为了儿子那一声“再见”，竟有泪水流出了眼眶。他要和儿子这么不断地“再见”下去，一直到小学，中学……他向前迈开脚步，抬起头时，看见了头顶那轮初升的太阳。他觉得生活对他来说每天都是新的。他就怀着这种崭新的情感向机关走去。

有那么一天，小魏推开李玉田办公室的门，把一份“入

党申请书”放在了李玉田面前。李玉田抬起头很异样地望着小魏。

小魏就很好看地笑笑说：我男朋友做生意刚挣了一笔，你晚上要是有空，我们请你去喝酒。